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理想國

(三)

柏拉圖著
吳獻書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國 想 理

(二)

著圖拉柏

譯書獻吳

著名界世譯漢

(書叢會學志尙原)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理想國

第五章 婚姻 哲學

蘇格拉底然則真正之國家當如是。而真正之完人亦如之。此而確。則凡與之相異之國家個人。必皆不正當。受惡之影響者。不獨國家。個人亦不能免。惡之形式有四。

克 四者爲何。

余正欲詳述彼四惡德之如何順序而發生。忽見坐於哀地孟德後之派拉麥格。自從牽哀地孟德之衣之上部。交頸耳語。余不能一一聆悉。惟聞派拉麥格低聲曰。「吾儕可容其去乎。抑當別有所爲乎。」哀地孟德則抗喉曰。「是安可任其去乎。」余遂問曰。汝所不容其離此者。究爲何人耶。

哀 卽汝也。

蘇 何以惟余不可去。

哀 無他。以汝之慢易而欲欺吾曹耳。汝於進行討論之際。遺漏一重要之問題。汝殆謂吾儕未加意及此。此問題惟何。即婦女與兒童是也。此問題自爲人所樂聞而須討論者。然汝顧未嘗一言及之。彷彿謂可無須討論而人自能明者。吾儕之不容汝去。蓋卽以此。

蘇 哀地孟德乎。余所已言者爲正確乎。

哀 然。然何種社會爲正當。亦當如他事之加以釋明。蓋社會之種類甚多。汝不可不申明汝所指之社會。究爲何種。吾儕久已願汝並能以國民應有之家庭。詳告座中之人。當既育兒童之後。究應如何撫養。以及凡關於社會上婦女兒童之性質諸問題。舉不容不研究。蓋吾儕認此事於國家有重大之影響。今於未經討論之先。汝意乃將棄此而論惡德之國家。故吾儕決意待汝既詳加剖析。無復賡義。方容汝舍而之他。

克拉根 余亦贊成此議。

派拉麥格 此爲吾儕衆人之意。凡在此者。無不贊成。

蘇 汝曹所責於余者。爲何等之事。其知之乎。汝曹所提起之問題。何等廣闊乎。余意一方面之討論。

可告結束。且竊喜此問題之未經道及。且汝曹均以余言爲然。今者經此一問。則無異於就根本上重加研究。余知此事一提。必牽涉全局。故力避之而不談。

司拉雪麥格 汝知吾儕來此之意乎。求金乎。抑討論乎。

蘇 余固知之。然討論亦須有範圍。

克拉根 然。彼明哲者之討論。固以人之一生爲範圍。然吾儕不必責地以自限。汝可暢所欲言。以慰吾儕之期望。吾儕之保衛國家者。當有若何之眷屬。當兒童未受教育之先。當有如何之養正。此諸端皆爲重要之問題。而必須極端注意者。願告吾儕無隱。

蘇 敢不唯命。惟欲答覆此問。殊非易易。蓋討論此事。疑難之點。必較多於頃間討論時所遇者。即能一一解決。亦未必能盡善而愜人意。以此之故。余頗躊躇不願徑論此端。設討論之結果。與頃間所承認者爲相反。則頃之所信爲真理者。不將又成爲泡影乎。

克 是何足慮。此間之座客。度決不多所懷疑。而與汝詰難也。

蘇 汝之慰藉若此。無非欲鼓勵余言乎。

克然。

蘇 孰意汝言適得相反之效力。設余能自信余之所言爲真理。則汝所勉勵之言。誠有效。蓋身入明哲之林。而又爲衆人所重。其所宣布於衆者。苟確爲最有價值之問題之真理。人人重視而樂聞。則固無庸惴惴於心而不出諸口。若已先茫然無所覺。是求教於人且不懈。而欲其開始討論。則豈非一至可悚懼之事乎。非以人或非笑而然也。蓋畏人非笑。爲無意識之悚懼。余所懼者。苟在至要之點。而錯認真理。則以余一人之誤。必致聽言者亦因而受影響。故凡余所言。願乞鑒宥。余固知誤殺之罪。自較輕於故意棄善崇惡。而蔑視公道與法律者也。而要之余之出言。實爲冒險。寧行之於仇敵。而不願行之於友人之前。故汝欲余言。當更與余以益足振奮之勉辭。庶壯其氣。

克(笑) 蘇格拉底乎。設汝在討論之中。有害及吾儕之處。則決不以誤殺科汝。亦不以故意詐欺罪汝。汝可惟意所欲言之矣。

蘇 以法律而論。凡人經法庭判爲無罪者。即不得爲有罪。於言論上想必亦然。凡其言論苟已經衆認爲無過者。則亦可以比於臨文不諱。其然歟。

克然。汝何以乃顧慮及此。

蘇無他。以余欲復開始討論。則必複述前文。重加議論。而此議論實當發於初。不當發於今也。對於男子方面之情形。已討論有結果。現當於女子方面一一再加研究。且汝曹既若是之急遽。余即忘其不佞而一一說明之。可乎。以余之意。凡男子之曾受頃間所言之教育。有家庭而能撫育妻子者。非依吾儕所已定之方針而行不可。方針惟何。即其守國當如羊羣之守犬也。

克誠然。

蘇吾儕於是可假定女子亦當以此爲方針。或以類於此者爲方針。再加討論。然後可一察其結果。究與吾儕之本意詎合與否。

克汝意何謂。

蘇設余意不明晰。則可以問答之式明之。夫犬非有牝牡之別乎。此二者於田獵守門與其他之職務上。負荷同等之責任乎。抑認彼牝者有鞠育幼犬之責。而田獵守門等事。當悉以付諸牡者乎。否。彼二者有同等之服務。所異者。惟牡者強而牝者較弱耳。

蘇 動物而未受同等飼育者。能強其皆爲同等之事乎。

克 是誠不能。

蘇 然則女子而欲其分任男子之事。則非與男子受同等之教育不可。

克 然。

蘇 男子所受之教育。爲音樂與體育。

克 然。

蘇 然則女子亦須授以音樂與體育。且必教之以如男子之勇於戰鬪。其然歟。

克 此推論之結果也。

蘇 然余知吾儕所提議諸事。設皆實行。必有與習俗相反而覺可笑者。

克 此固不可免也。

蘇 而其最可笑者。莫如女子赤身於角力之場。與男子角力。且非獨年少。卽年長者亦然。此種景象。何異於男子之年老者。蒼顏白髮。而奮鬪於少年之中。

克 誠然。以目下之習俗衡之。是爲可笑無疑。

蘇 然吾儕既決意發揮己意。則不當畏外來之訕笑。人之對於此種改革。如女子之教育。當使之妙諧音樂。熟習體育。以及戎服出戰。雖或不免予人口實。紛起攻擊。然皆非吾儕所當計及。其然歟。

克 誠然誠然。

蘇 既若此。則不得不訂定督促之法律。使能實行。而同時又當請求彼墨守舊章者。詳細研究。勿徒視爲可笑而不思。吾儕當思彼等憶及昔日希臘人皆笑男子赤身爲不正當。皆曰未開化之民族。所以習焉而不以爲非。然而閱時未久。拉西地孟（按希臘城名）人與克利脫（按地中海島名）人相繼出此。自是男子之赤身於體育場。遂成風俗。而當其始。則少見多怪。訕笑紛來。固無足怪。

克 誠然。

蘇 然俟後人得經驗上之省悟。始悉凡物無掩蔽。實較掩蔽爲善。而此善與不善之辨別。當以理由爲標準。而不當以目所能見之外觀爲標準。故設有人焉。其所訕笑者非惡與愚。而不以善德與理由爲美觀之標準。則其人實爲一愚拙之徒也。

克 汝言甚確。

蘇 然人或懷疑於此。則吾儕當不論其疑惑或出於訕笑的。或出於真心的。總須先一明辨女子之性格。然後可得一圓滿之答覆。彼女子究能分任男子全部之事乎。抑僅局部之事乎。抑竟絕對不能事事乎。又戰爭究能擔任乎。由此諸問題而解決。非最善之法乎。

克 甚善。

蘇 且余以爲討論之始。吾儕當先自反己攻詰。庶反面之意見。不致無辯護之餘地。汝以爲可乎。

克 是何不可之有。

蘇 然則試以反對者之語氣出之。反對者曰。「蘇格拉底與克拉根乎。汝等之言之不能有理。亦無庸反對者之攻擊而後知。蓋汝曹在建創國家之初。豈不曰人當各就其性之所近而專司一事乎。」斯時則當答之曰。「此固吾儕所認爲至要者。」於是彼又曰。「男女之性格。非大不同乎。」則又應之曰。「然。」彼又曰。「然則男女所任之事。不當以其性格之異而亦異乎。」吾儕當應之曰。「誠然。」彼於是可問曰。「果如是。則汝等所言。非自相矛盾乎。蓋汝曹謂男女之性格各別。而

當爲同等之事也。」克拉根乎。設有以此問難者。則汝將何以答覆之哉。

克 設突然間有以此爲問者。則答覆殊非易易。願汝亟爲吾儕方面辯護之。

蘇 此種問難常不一而足。余固久已慮及者。余之所以不願道及女子兒童之教育。卽以此也。

克 此誠非易解決之問題也。

蘇 然。然設有人焉。失足於游泳之池。或大海之中。則必奮力泅行以求濟。

克 是必然者。

蘇 設吾儕遭此。當是時。度必望有哀林之海豚。(按哀林爲希臘古代詩人。俗傳曾爲人投於海。後有海豚救之出險。)或得其他之神助而出險也。

克 然。

蘇 然則吾儕欲解決女子之問題。而處此窮境。豈不當如入水者之奮鬪。以一試有無出險之方乎。吾儕固已承認相異之性格。當有相異之職務。而男子與女子之性格實不同。吾儕更承認不同等之性格。如男女當有同等之職務。人之以吾儕爲自相矛盾者。非卽此乎。

克然。

蘇克拉根乎。甚矣哉。攻擊辯駁之影響於人也。

克汝何以忽作此語。

蘇以余知往往有辯難而實非出於本意者。以己之不能分析解釋。致不能知己之所云。雖在其自信之心。以爲能循理推斷。實則無意識之爭論耳。蓋彼所爭辯者非真理。不過字面之解釋。且其爭辯也。每以意氣出之。非正當之討論。

克然。此固常事也。然於吾儕之問題何涉乎。

蘇大有關係。誠不可不預防吾儕於無意中變討論爲字面上之爭執也。

克其變將如何。

蘇吾儕豈不以攻擊之態度。力爭字面之真理。謂不同之性格。當有不同之職務乎。然未嘗一思性格之同與不同。眞義若何。亦未嘗一思吾儕之務加抉別。何以與同性格以同等之職務。而與不同者以不同之職務也。

克然。此誠吾儕所從未想及者。

蘇設吾儕自詢曰。禿頂者與長髮者之性格。非適相反乎。曰然。然則設許彼禿頂爲屨人。而不准長髮者亦執此業。反是則長髮者當爲。而禿頂者不得爲之。其然歟。

克此則笑譚矣。

蘇然。誠笑譚也。蓋吾儕於創此國家之際。分辨性格之異同。不過就其性格之關於人之事業者而區別之。未嘗計及瑣屑之異點也。卽以醫術論。醫師之性格。殆與有志於醫者之性格同。

克誠然。

蘇醫者與工匠之性格。固不可以相提並論歟。

克然。

蘇設對於一種事業上。男女之性格不能均合。則自當以相異之事。責諸男女。然設其所不同者不過爲一則生。一則產。則不能遂謂男女不當受同等之教育也。故吾儕當仍保守吾儕固有之主張。卽男女當有同等之事業也。

克 誠然。

蘇 於是吾儕當一詢反對者。對於國民方面之事業。男女之性。果有異乎。

克 此誠吾儕所常問者。

蘇 彼或者亦如汝頃間之答覆。謂欲於突然間解決。誠非易事。惟苟可稍加研究。則置答亦自不難。此亦意中事也。

蘇 於是吾儕當與之討論。並望能使之明曉對於國家之組織。男女固無不同之性格。

克 此誠吾儕所當竭力者。

蘇 吾儕當謂之曰。「盍來一譚。吾儕有一問題詢汝。有天赋之材與無天赋之材之別。不論其材爲何種。非一則欲成一事甚易。一則甚難。一則學問雖小。可以舉一反三。一則窮年累月而了無所得。汝意其謂然歟。或者一則有康強之體。可備任使。而一則懦弱多病。雖其心欲建設萬端。而其體則阻力橫生。弗克有所樹立。人之材不材之別。非在斯歟。」

克 自無以爲不然者。

蘇 對於人類所有各種事業上之能力。恐無不男勝於女。細節固不在此列。不然。余當斤斤於紡織裝飾與烹調諸瑣事矣。蓋此數事者。女果遠勝於男。設此乃不如男子。則必爲人所訕笑。

克 誠然。以普通男女而論。固女不如男。女子所爲之事。其能勝於男子者。雖亦不鮮。然自大概觀之。則汝言誠不謬也。

蘇 然則一國之中。固無一事一業專屬於女子。亦未有一事而專屬於男子。蓋二者之性格實無不同。所異者。不過女子較弱耳。

克 甚善。

蘇 然則吾儕可悉以一切之事業。責諸男子。而絕然不用女子乎。

克 是烏乎可。

蘇 夫女有精醫術者。亦或有不諳醫術者。有諳音樂者。亦或有音樂非其性之所近者。然歟。

克 誠然。

蘇 或一女子爲性喜體育運動。與軍事上之練習者。一爲仇視運動而不喜戰爭者。

克然。意者一爲哲學家。一爲深惡哲學之人。一爲血氣用事。一爲精神不振者。

克是亦常有之事。

蘇然則女子之中。亦有具保國之性情者。亦有不具此性情者。吾儕選擇男子。使之捍衛國家。非亦視其具此性情與否乎。

克然。

蘇蓋男女均有具此性格者。所異者。惟強與弱不同耳。

克此固無疑。

蘇凡女子而具此性格。則選之爲具此性格之男子之輔佐。可乎。

克甚善。

蘇既具同等之性格。豈不當有相同之職務乎。

克是誠當有相同之職務也。

蘇然則如頃間所云。以音樂與體育訓練女子。亦何不當之有。吾儕繞道而行。幸已回至原處矣。